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 第四十回 老司禮祭設一壇 眾僕人哭分三奠

賢明久已著生前，死後應須遺愛傳。宦寺僕奴非易感，也教紅淚入重泉。

卻說自順哥出痘之後，又早黃鳥呼春，青鳥送風。兩開柳眼，露發桃腮，已是三月清明時候。耿家因耿忻、夢卿兩個新墳，合族大小，無一人不到。午後方才進城回家，眾允、需有孚已稟過次日與二娘拜掃。康夫人各給假一日，於是眾家人自相酌量，那個在家，那個出城。次日先是眾允、需有孚前往，才到得陽宅門前，見有一伙抬祭禮的在莊前伺候，物件十分豐厚。於郊便迎著說道：「這是司禮全老送來祭奠二娘的。來的管事大叔說，全大人即刻就來，故在此立等。」眾允聽得，便一面見過了管事的人，款待茶湯，一面教於郊、於野飛馬到東華門四牌樓送信。少時見有幾匹馬從東而來，到面前正是全義，卻把於郊、於野帶轉回來。眾允、需有孚上前拜見，全義道：「你家二娘去世時，我因抱病，未得祭弔。今病少愈，備些禮物，以盡仰慕之誠。所以不敢起動你家主人，方才在半路見他兄弟走的慌張，是我問出來歷，故此帶回。正不知你兩人為何都在此？」眾允便將眾僕祭奠之事告訴一番。全義道：「好好好，禮當、禮當！你家二娘，真是女中男子，我只知道他有德者必然有壽，誰知反到先自西去，可怪可怪！自出嫁後，未知他婦道如何，但看你們這一番舉動，其行事又不問可知。我此來祭畢就走，故不須通知你家主人。你回家時，替我告罪可也！」

當下眾允、需有孚請全義先在大廳上少坐，於郊、於野看從人收拾禮物。茶畢，全義先到夢卿墳上，但見一行行小小的青鬆，孤伶伶團團的黃土。無限端嚴氣象，不假翁仲威儀。一片昌盛機關，何用碑銘贊獎。全義繞墳數匝，感歎千番。

從人獻上祭物，全義向眾允、需有孚道：「本意要煩個把翰林先生，纂篇祭文，卻恐落了俗套。俺又不甚通文，教他們之乎者也嗚呼哀哉的說些個不切實的浮言，反得罪了陰靈。就使摘得一兩件好事來說，又未免掛一漏萬，我心中亦不甚愜。況且你家二娘行事，亦不待語言文字而後顯。到不如直直樸樸，學個鄉里的人為妙。」說畢，恭恭敬敬拜了幾拜。拜完，又向眾允、需有孚道：「若論你家二娘，乃人世之英，國家之瑞，本當痛哭一場。但我雖是年老內家，究竟還屬男子，且又非親眷，亦要別些嫌疑。不哭罷！」說畢，侍立一旁，看著從人燒了楮錢紙帛，撤了祭禮。又到陽宅內大廳上坐下，將祭物分給眾人。

又因向眾允、需有孚道：「我出入禁地五六十年，婦女中好人只見你二娘一個。故自設為宮婢之日起，便留心護衛。誰知竟能遇赦還家，重結秦晉。這段陰鱗，我全某亦不小了！」說畢，又舉袖大哭，一面哭，一面便叫從人牽馬。眾允、需有孚留飯，全義道：「我今日之來，本不要你家知曉。今已事完，又何必多擾？況且我又有病，亦不能久坐。」說畢，便上馬而去。眾允、需有孚送出大門，至正路上方回。

是時城內的男女大小陸續到來，將祭禮設了三桌，分作三次祭奠。頭一次是眾允、需有孚為首，領著嚴謹、金鶯、白鹿、賀平、賀吉、眾生、舒用、高廩、由頤、習坎、康爵、吳茂、黃潤、高閔、金机、門柝、豫防、言有序、言有物、隨有求、隨有獲、方至川、江之永、於郊、於野、甘棠、馮市義等，百有餘人，一齊拜倒。口內說道：「我們自有二娘以來，差使均勻，賞罰公正，小大有禮，內外無欺。正好仰報主德，以盡僕心。不想去世仙游，此恩何日能報？」說罷扶地大哭，真如嬰兒之失母，孝子之喪親。哭畢，退立墳院門外。第二次是和氏為首，領著風媽、索媽媽、鼎兒、海氏、姬氏、玳氏、甄氏、憲氏、洗氏、越氏等，六七十人，一同拜倒，口內亦說道：「二娘存心忠厚，作事周祥。不聽讒言謔語，能分誰是誰非。以儉為主，常施主母仁慈。以勤率下，善體下人辛苦。名曰主奴，實同母女。我們無福，偏早昇天。二娘你生為人，死為神。生聰明，死有靈。今日奴婢等一杯薄酒，兩眼空淚，望二娘降臨！」

退立二旁。第三次是彩繫為首，領著彩蘋、彩藻、彩癩、彩封、葉兒、苗兒、和兒、順兒、蓁蓁、怡怡、芋芋、猗猗，及無名小侍女等二十餘人，一班兒拜倒，亦輕輕說道：「二娘愛的是嘴穩手勤，好似親娘。別人雖分門立戶，二娘卻一視同仁。從今後再不能蒙格外之恩了！」說罷亦一同舉哀，真是遠疑嬌鳥林間語，近看輕紅地下濕。哭完，退立墳後。和氏、越氏撤下祭物，眾允、馮市義燒化紙錢，彩繫、猗猗一同回到陽宅，又各用過飯，以次進城。歸至家，和氏將全義上墳之事告知康夫人，隨令人致謝全義，又令人告知耿慎、耿懷及鄭夫人三家。

鄭夫人自從夢卿死後，哀思太過，臥牀不起。到這三月內，足足的七個多月，時方少愈。聞知此事，又免不了一番傷感。虧得子知、子慧兩個勸解，然自此後比前大覺年老。凡是親族人家，慶賀事體，俱令子知、子慧代已前往。鄭文著實憂慮，因與鄭夫人商議，將子知、子慧的婚事完成。一可代管家務，二可奉養老身。倘如萬一或有不測，子知已十八，子慧已十六，兩個媳婦皆十七，男長女大，難以久待。況且耿存忠又告病在家，正好完此大事，鄭夫人亦以為然。鄭文遂又與耿懷商議，耿懷大喜，反求鄭文作速催辦。惟有子知、子慧兩個，以夢卿比不得常人的姊弟，定要滿了期服，然後再娶。又是鄭文再三開諭，兩個人方才應允。這且不提。

卻說公明達數日不見子知兄弟，問及鄭大倫，方知為娶婦一事擬議未定，不得入學。公明達乃歎息道：「世祿之家，鮮克有禮。自古為然，本無足怪。但子知、子慧受教於我，知而不言，則為師之過也。且子知兄弟原有服滿之說，正可就此一念之正以充而大之也。鄭夫人之病本因思念夢卿而得，就便娶婦，亦未必能解其母女之情。我不想耿存忠、鄭孔章以秉禮君子，而教導後進者反不及全義、眾允之合人心也！」說畢，悵然不樂。次日，子知兄弟進學，公明達乃取琴彈道：

猗歟全子，嘉名不虛兮。愛人以德，君子是居兮。羌衛生而吊死，洵可歌而可書兮。夫何大雅，曾巷伯之不如兮！

彈畢少頃，又彈道：世有義僕兮，厥名曰允。生則知恩兮，死則知憫。嗟彼達人兮，不及茲春。不及春兮，夫復何哂！

子知、子慧聽了琴歌，已能解釋大意。再問鄭大倫時，大倫便將昨日公明達歎息之言告知兩人。兄弟兩個作急進城，告知母舅鄭文。鄭文道：「我本為你母親起見，一時性急，行此從權之事。其實自從三月末至六月終，其間不過百日，看你母親光景，亦斷不至於有故。今子通既以為不可，自索罷了。且再定期，諒存忠亦無不允之理。只是我如此孟浪，倘無子通提醒，豈不見笑於人！」於是親身告知鄭夫人，一面寫書作謝公明達。又親身告訴耿懷，耿懷亦以為然。遂改期於本年八月內婚娶。鄭夫人從此自寬自解，病勢雖不能大好，卻亦不見加增。遇煩悶之時，即令人將春晚、順哥接到家中，借以消遣。

再說全義，自給夢卿上墳之後，病勢加添，不數日終於正寢。眾允亦年近七旬，因前者彩雲諸事更張，已鬱鬱抱病。今又復發，亦臥牀月餘而死。康夫人信了香兒的言語，教童觀隨需有孚協辦管家事務，耿家自此人心多有不服矣。這以來有分教：寧馨兒幾度生資雌扁鵲，胭脂虎百般計陷女程嬰。